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穷乡筑梦有俊才——《我把中坝当故乡》书里书外

文科班出身，乃重师上世纪80年代早期毕业生。交谈中，还知道他出过重庆抗战历史专题影集，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；文学方面也有作品问世，是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和这样的作者沟通很简单，我当即谈了3点感想——

你的文学功底深厚，语言干净利落，叙述清亮有序，以第一书记的目光直击一个山区贫困村的改变，角度独特，事例鲜活。全景式写实，总体把控不错。散文、网文、通讯、日记、游记，内容丰富，体裁多样，配上适当图片，好读耐读。

你不仅仅着眼于穷乡僻壤物质上的脱贫，在精神文化思想道德方面，也做了大量工作并有所思考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。

但因为长期在办公室工作，擅长工作报告文书文件类写作，书稿中概括性叙述较多，大大减弱了文学性；正面叙述较多，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描写较少。建议不妨对典型事例、主要人物进行重点剖析，加强细节描写，绘声绘色讲故事，让文章灵动起来，就像《诗在眼前》以诗唱和，快乐和苦难尽在其中；《老社长》这个人物传神灵动，如果所有人物都这样写，抓细节、秀语言，文章就耐读了。

龙俊才很虚心地记录我的意见。几日之

后，他就拿来了修改稿，我们再次进行细部讨论，并对一些篇目进行了调整或弃舍。8月下旬，他约我实地考察，让我对中坝村的地理人文民风民俗有了最直观的感知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村民鱼水般的亲密关系。在村里新建的柏油马路上行进，车行一路，招呼一路，男女老少，热情迎送，亲如家人。有赶场归来的村民喊他去家里喝稀饭的，有下地耕作的老农久久伫立笑脸相送的，有背着好大一背篋牛草的哑妇挡着他的车呀呀叫的……眼前这些最普通的村民，龙俊才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，说出他们家的包谷收了没有，谷子捩了没有，养了几头猪几头牛，娃娃在哪儿上学或者工作……这些人这些事都在他的文章中有生动讲述，他和村民的心灵交流让我感动。

原来，龙俊才生长在秀山一个极度贫困的苗族小山寨水点寨，是他们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见了世面的穷孩子。他从走出山村第一天起，就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报答养育了自己的故乡，要改变故乡面貌让村民过上好日子。许多年前，他就发起成立“林下读书会”，发动乡友学友业界人士捐款捐助助学。原本他是坚持回老家去做第一书记的，却因系统不对口未能如愿。于是，他把中坝村当

成了水点寨。他白天忙工作晚上写文章，文学梦也借此实现了。

经过几番调整修改，《我把中坝当故乡》基本成形，第一部分写事，写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事件；第二部分写人，再现那些形形色色的活跃于生活中的典型人物；第三部分介绍中坝村的风景名胜，为日后的乡村振兴、旅游开发做好铺垫。我在最后的评语中这样写道：

——此稿总体上已具备出版成书基本要求。说事，说脱贫工作诸事，事无巨细；写人，各色人等，只要有感觉、有特点，尽收笔底；道物，写中坝的景色风物，实为山村今后深度持续发展勾勒谋划，可谓用心良苦。三者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，内在的逻辑关系清晰，正能量满满，却不直白简单宣示说教，用真情实事打动人心。

——文笔娴熟且充满浪漫色彩乐观情怀，有一股向上的力量紧拽着你。不只抓物质扶贫，常以自身经历为例，说明知识扶贫、精神扶贫的必要性，影响深远。不回避问题、困难、矛盾，不无限拔高成绩，这一点难得。作者自称“农二代”，对农村、农民、农业由衷挚爱，把中坝当故乡，把农民当亲人，把农业当己业，所以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，成绩斐然。文由心生，故而感人。一位少数民族文科大学生以此回

报乡梓，回报社会，实该大赞！

书稿送审后，又在出版社责编指导下用“穷乡筑梦”“父老乡亲”和“锦绣家园”作为上中下3个篇章的篇名，使得该书更具整体层次感，各篇章又相互照应，烘托主题，让人过目难忘，陡生阅读意趣。

此书是龙俊才脱贫攻坚工作的真实记录，是其在山村两年的切身感受和思考。他对每一个故事每一篇文章，都是恭恭敬敬反复斟酌反复修改。之所以如此虔诚求全，他说，既然有幸参加这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消灭贫穷大决战，他要记载的正是这本划时代大书里翔实可靠平凡真实的一页，不能有一点误漏和遗憾。

如今，中坝村已经脱贫，龙俊才正式告别了那里的父老乡亲，但是他的心还在那里，每每说到自己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，都有些小激动，有泪水闪烁眼眶。建议读者好好看看此书后记，就会明白他为何如此倾心倾情于这块原本陌生的土地，怎么就把他乡当作故乡了。

穷乡筑梦有俊才，龙俊才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脱贫攻坚任务，也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想——《我把中坝当故乡》已由重庆出版集团正式出版发行，作者心血写就，读毕必有裨益。

八一隧道回望

□罗毅

每次路过渝中区牛角沱，总想去八一隧道走走看看。我的军旅之路，始于修建这个隧道。在这里，我实现了从普通人到革命军人的转变；在这里，我入了党、立了功。

1984年深秋，我参军入伍，当上了工程兵，在八一隧道施工近两年。

隧道中，终日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回荡着凿岩机、风枪、鼓风机地突突轰鸣和开山打石的号子声。白色安全帽、猪拱嘴样的防尘口罩、黑色深筒水鞋，是我们工兵战士的日常标配。洞中昏暗、潮湿、冰冷，弥漫着硝烟炸药的刺鼻气味，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除渣后久聚不散的柴油烟尘。在洞中说话，除了对讲机，必须凑在对方的耳朵边上大声吼叫。上千瓦的点钨灯照亮，却照不穿浓厚稠密的粉尘。我们呼吸不畅、浑身泥浆、双眼布满血丝，昼夜三班倒，人停机不停。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早日打通向阳山，为重庆人民造福。

我亲眼见到——

1985年4月5日深夜，教导员陈国荣率舟桥连二排战士进洞作业。在两个工班交接的间隙，毛洞出现了短暂的宁静。洞顶上渗透下来的水珠，滴落在泥浆里，发出滴滴嗒嗒的声响。作业开始后，洞中烟雾、粉尘弥漫，雪亮的探照灯，变得一灯如豆。凿岩机的轰鸣、排风管送风的声音，以及工兵们搬动凿岩机沉重支架的吆喝声不时传来。陈国荣和战士安全员常三明亮着手电筒，警惕地巡视洞中环境；工班长刘大川领着4名作业手，站在用钢管搭起的操作平台上，紧握凿岩机，埋头作业。

突然，常三明吹响哨子，大喊“要塌方了，快撤！”“刘大川，撤！”随着教导员的吼声，刘大川果断拔出凿岩机钻杆，几乎同时，一块约七八立方米的巨石，随着飞身跳下的作业手们砸了下来，竟把操作平台砸趴在地……已经记不清这是洞中第几次塌方了。万幸的是，工班无一人伤亡，凿岩机无一损坏。年轻的学生官、共产党员刘大川和党员常三明，成为隧道施工部队首批三等功荣立者。

我亲手记录——

营部驾驶员任承怀，主动要求调到工班当凿岩机手，与战友们创下了全工地最高掘进纪

录——15人，6小时，钻孔146个，钻孔深度全部符合技术要求，被誉为“第一掘进工班”。1985年11月7日，掘进进入“啃骨头”阶段。晚上10点，任承怀与战友们进入掌子面作业，夜以继日，通宵达旦，一直奋战到第三天中午。其间，炊事班将饭菜送到工地，战士们利用爆破后排烟、除渣的间隙，在旁边的向阳隧道内吃饭、喝水，或躺或坐于灰尘泥泞中，稍事休息。3天过后，任承怀工班凿完最后一排炮眼，然后是装药、起爆，随着沉闷的炮轰，清凉的风从菜园坝方向吹来——隧道毛洞全线贯通。施工结束后，超期服役两年的工班长任承怀荣立二等功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我亲身参与——

1985年6月，施工开始边掘进边被覆。全营官兵齐上阵，混凝土从搅拌机运来洞中，倒在输送机传送皮带上，源源不断地送上高高的工作台。我们挥动铁锹，把混凝土铲进小铁桶，用双手把装满混凝土的小铁桶(重约20公斤)高举到拱架上面。大家机械地重复着3个动作，弯腰、抓握、上举，3分钟下来，双臂变得软绵无力。而拱架上面的作业手更是艰难。小伙子们仅穿一条短裤，匍匐在铁皮制作的弧形拱架上面，接住下方战友递上来的混凝土，一桶一桶浇灌，用手扳振捣棒震捣。嗡嗡声中，作业手浑身上下黑乎乎一片。更要命的是，稍不留神，脊背和脑袋就要撞在毛洞顶部，那可是坚硬无比的岩石啊。

人生有幸，我参加了这样的战斗，被熏陶、被感染、被融入，向老兵学习，向党员看齐，在入伍刚满一年的时候，在鲜红的党旗下，我举拳宣誓。

时光荏苒，时光列车驶入了新时代。当年的市出租汽车公司，我们的临时营房，早已被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取代；重庆建桥史上第一座“板凳桥”，变身有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牛角沱立交；两路口、上清寺、牛角沱周围的低矮吊脚楼消失了，代之以高楼林立、交通纵横。更加让人自豪的是，轨道交通2号线、3号线在牛角沱交汇，那一条从嘉陵江北岸跨江而来的列车，竟然是从八一隧道上方穿洞而过，向着长江南岸蜿蜒而去。

回望战斗过的地方，我心潮澎湃，除却感恩人生道路上一个个师长，更是要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砥砺前行。



酿造美好生活——摄于江津德感工业园区，工人正在酿晒调味品。
李友玲 摄/视觉重庆

【文艺评论】

□许大立

认识龙俊才很偶然。去年8月的一天，市作协一位领导打来电话，说有位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之余写了本《我把中坝当故乡》的书，已列入我市脱贫攻坚文学作品名录，请我看看，提点意见。

我用几天时间读完文稿，立马约见作者。方知作者龙俊才，苗族同胞，年逾知命，重庆城投集团干部，主动申请并被市委组织部派往黔江区中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，已有余年。让我惊讶的是，龙俊才原本就是中

□李燕燕

这家包子铺，是那种街巷里常见的夫妻店。天麻麻亮，蒸笼冒起浓郁的白气，被各色器物挤占仅剩的一点空间里，夫妻俩艰难地打着转身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意。

7点多钟，小店门脸前一气围着七八个焦急的顾客，有蹬着高跟鞋穿着职业装的年轻白领，有穿得一身金黄的外卖小哥，有一手牵着孩子一肩挎着书包的妈妈。人又多，夫妻“二人转”的协调便被打破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。

着急上班上学的顾客等着包子馒头递出来，几句催促后见没有动静，便换上了抱怨。老板娘划拉一堆毛票硬币找补零钱，老板一边道歉一边更换一个顾客点的豆浆——哎呀，他要的是黑米豆浆，一忙就拿成了原味加糖的。

几年前，70岁出头的朱嬢嬢搬来沙坪坝区凤天大道旁边的这个社区没多久，每天早上她喜欢到附近农贸市场买点鲜灵的“早菜”，这天路过，想着顺道买几个老面馒头，老头子就好这口呢。她到的时候，恰好就赶上包子铺那股子“兵荒马乱”。在一旁看着看着，她就上前了，“来，我给你们帮一下忙！”

老板娘抬起头，嗯，这个嬢嬢虽然不熟但是见过，应该是街坊邻居。

这哪个好意思呀？

别说啦，你看，你们确实忙不过来嘛。

递个包子、收拾碗筷，朱嬢嬢手脚麻利，一看就是会干活的人。忙过了“早高峰”，夫妻俩要拿钱感谢朱嬢嬢，却被她一口回绝了：“街坊邻居，这样就见外啦！”接下来，喜欢早起的朱嬢嬢一连给那包子铺帮了10天忙，分文不取。但是，她自己买馒头包子的时候，坚决按标价付钱。

很快，爱说爱笑面带喜气的邻居朱嬢嬢融进了社区。不仅仅是包子铺，街边那家小面馆中午忙不过来，朱嬢嬢也去帮着店主收碗刷碗，同样分文不取。

“婆婆你倒是热心哈，活雷锋！”干货店的大姐看在眼里，由衷赞叹。

“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做点小本生意不容易。在人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搭把

手，实在算不得啥子。”朱嬢嬢说得很诚恳。

如今，走在街巷，一路上都有街坊邻居跟朱嬢嬢打招呼。两三天没见着她，有的店主、摊贩还问相熟的买主：那个老嬢嬢有几天没见到了，莫不是病了？

嗨，朱嬢嬢不就是“闲人马大姐”那样的热心居民吗？有人说。

其实，朱嬢嬢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比如前两年社区创卫，几个社区干部拿着大扫帚打扫街沿。不远处的“美食一条街”上，朱嬢嬢拿着钢丝球、洗涤剂，使劲擦拭店铺门口放着的足有一人高的蓝色塑料垃圾桶——可不是擦一个，是擦一溜儿，一排6个，每个桶沿和外壁都擦得干干净净。过路的大叔见了觉得好奇：“哟，嬢嬢，干这个活儿好辛苦，给你好多钱嘛？”“不要钱。环境搞好了，自己看着也舒服”朱嬢嬢抬眼看了她一眼，没放下手里的活儿，那个大叔满脸狐疑走开了。

社区那个上百个摊位的农贸市场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，仅有的一个公厕清洁总是不达标，群众老反映“下不了脚”，它成了社区保洁的“重灾区”。朱嬢嬢坐不住了，从家里拿起工具跑去打扫，一上午时间，硬整出个“五星级厕所”来。这下子好了，每逢厕所清洁搞不定，就有人跑来找朱嬢嬢，隔老远扯起嗓子喊：“朱嬢嬢，帮帮忙嘛！”“要得！”回答得好爽快。

朱嬢嬢做事情的时候，喜欢撮着嘴儿哼小曲，欢快得很。想当年，她在市里一个招待所上班的时候，被唤作“小朱”。年轻的小朱最初在国营理发店工作，有手艺。那个招待所有些年头了，外头看起来破破烂烂，但小朱把里面收拾得亮堂堂干干净净。客人一落脚，小朱上前热情打招呼提行李；客人安顿下来，她主动把客人换下的外套拿去洗了，然后给客人理发刮胡子。“巴适，就是宾至如归的意思！”那时，领导和同事都觉得小朱眼睛里到处都是活儿，成天像个旋转的螺旋。但小朱自己并不觉得累。在旧社会吃尽苦头的母亲反复告诫她，自古以来，人都是病得死累不死，闲着反而容易得病。她把这句话硬是记心里了。

数十年过去，小朱变成朱嬢嬢，但她没

有闲下来，脸上也始终挂着笑。

街口小馆子里跑堂的大姐，舍不得花钱买医保和养老保险，有社区工作者上门来宣讲政策，恰逢朱嬢嬢在场，瞅见跑堂大姐一脸犹豫，她帮腔开解：“你看嘛，一是对你有利，人在外最怕生病，得病了原先攒的钱全搭进去，到底有个保底才好。二是对你家庭有利，国家帮衬着，何乐不为？最后呀，家家都幸福，对整个社会有利。大妹子，你说呢？”

这样的朱嬢嬢，也不是人人说她好。几个老伙伴一提到她，都说：“那老太婆脑子上有毛病。”“哎哟，你一个退休工人，犯得着这样发光发热呀？有时间不如闲着，泡杯热茶来喝也舒舒服服。”

朱嬢嬢打着哈哈：各有各的想法和习惯。看到街坊邻居需要，我帮着他们做点事，就有幸福感。

也有人说朱嬢嬢凡事管得太宽又特喜欢较真，这就有些讨人嫌了。

前两年，社区招了一批居民来维护环境清洁。因为任务艰巨，每人有点补贴，很多居民报名参加。从市图书馆到某住宅小区那段路将近一公里，社区安排了28位居民，朱嬢嬢负责协调管理。

“那天，我沿路一边走一边拣垃圾，顺便看看大家的工作情况，结果发现一个大姐一直在看力哥们打牌。我反复提醒她，她不听，还说我多事。我气不过，就把情况反映给了社区，社区把这个人给除名了。这个大姐气冲冲地出门，刚好撞见我，啪，一口痰直接吐在我脸上。”

“有人说你好，有人说你不好；有人理解你，有人不理解你，这都很正常。看见我在街沿边打扫，树荫底下打牌的老头往地上扔烟头，说是‘给你们创造工作机会，不然你们白拿钱’；看见我拿铲子蘸水，一点一点清除电线杆上的‘牛皮癣’，路过的妈妈立刻教育孩子爱护公共卫生，你看老人家多不容易。所以，要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老来尽心随性就好。”

虽说受了不少委屈，这么多年，街坊邻居只看到朱嬢嬢掉过一次眼泪。那是2019年，朱嬢嬢在社区入党宣誓。别上党徽的那一刻，她激动得直掉泪。

【希望的田野上】

月润滚子坪

□黄海子

这是初夏江津的滚子坪，高处的月光在清风里，被风一阵一阵像撒网般铺撒在黧黑的树荫上。我坐在山民家的院坝里，月色无声地浸润着我的身体。远处从岩口吹上来的风贴着铺在地上的月光吹过来，里面夹杂着鸡鸣、野蛙、昆虫还有溪流叮咚的声音。

山民忙完他的事，也端了根木凳来到我身边。他说：“夏天有空就来山里住上一阵子吧。我这新修的房子，给你一间住就是。”他的声音很小，在月色里散了一地，又被一阵风吹开，只剩了一地的月光在院坝里清亮。

我接过他的话：“是啊，每年来滚子坪，都会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滚子坪，就像你一

样。这些年，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，以前写在脸上的沧桑都被现在的小日子滋润得干干净净的，只留了一脸的甜笑。”他递给我一支烟，准备点自己手里那支，我赶紧打断他：“我们还是不抽吧，免得烟雾把这月色弄杂了，这地儿就多了一些俗气。”他笑笑，把烟夹在指头间回我话：“这些年，政策真心地好，只要勤快肯干，日子就巴巴地往好处走，电视里老讲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，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。你看这以前一直穷惯了

的滚子坪，现在哪家哪户不是修了小洋楼？哪家手头没得几个闲钱？以前喂鸡喂鸭喂猪，喂来自己从来舍不得吃，都是拿去塘河的集市上卖了补贴家用。而现在哪家哪户的饭桌上，有哪一天不见荤菜？”我刚要搭话，他又说：“人不穷了，心情和眼光就不一样了，看啥子都觉得好看，比

如这天上的月和这一地的月光，水灵灵的，看着就让人清静。”

几声狗吠遥远地传过来，接着一道电筒光把满天的月色割开了一个口子。月光在电筒光的摇晃里，被割开又合拢。

山民看着电筒光说：“是杨三去望他地里的西瓜了。嘿，杨三光凭这一季西瓜，日子就过得富富足足的。这些年山上的野动物也多起来，多年不见的黄羊、刺猬、獐子、獾都来山里落脚筑窝了，白天走路，可能你就会跟一只獾狭路相逢。这獾和刺猬特别喜欢在夜里到地里偷西瓜，要是没有人看着，一晚上几亩地的西瓜可以被它们糟蹋干净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看着这浸润着大山的月色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那篇《故乡》，只是这月下的看瓜主人变了，换了人间。